



浙江圖書館

浙江省立
圖書館

登記
號

203909

分類
號

冊

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三

梁書

梁武謂陳慶之卒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此然慶之將少入深奮前不顧無項羽之暴而有其勇蓋天得也惜乎時主無經遠之略不使盡其用不然信布之巧何足道哉

王筠言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王氏無以文章名世者所謂人人有集殆為筆墨之費也筠又稱沈約語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



142538

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材相繼如王氏之盛若夫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殞其名約不能記蓋其識有所止故也然則以世祿於人而謂德業亦然則大道之降久矣

梁武語蕭子恪事按魏晉取人之國甚酷多殺賢士大夫而其子孫獨得免知廢興存亡之要不在此故也至劉裕懲創司馬復興遂殄滅無遺育而蕭道成效之及其甚也鸞以庶代宗亦然哀哉梁武號粗有識宜其不忍為也然猶用沈約竟毒寶融彼以人孤兒寡婦為富

貴利達之地者真可畏耶

范雲造孔休源不見主人汝穎之流風將絕而僅存者也然沒於聲利而以權勢為重輕後此無可觀矣

梁武賜江革覺意詩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

底突如彼必死囚謂剛烈祖嚴於精進甚害義理若知此

外更須有事則君臣必皆知道而後可不然是以人臣之名節為戲於世教壞矣

姚察論何敬容并及下壺王敬弘大政既明小察不遺古人常道然苟得其大不綜其細未有害也若以文案

碎瓊消磨日力而謂其大者止於如此蓋後世俗吏之
大患恐察所言正復未免王敬宏不足道也

梁武詰賀琛世以為過人主與諫者紛辯是非此自世
道之衰無復可論坐琛身貴地親朝夕密勿既不指陳
事要以期必行方效疏遠者汎引貌言求名而無實不
切而難用傳之後世陷其君以愎諫之惡蓋琛淺陋之
罪為人臣者亦未可專歸咎梁武也

梁簡文撰劉顯誌銘有斜光已迫殞波西浮百川到海
還復東流白馬向郊丹旒背鞏野埃興伏山雲輕重璫

柳美春禽寒斂翫此當時陋巷寒人所以較工拙夸綺靡者而以人君之尊習為之不惟國祚興亡可卜而世教淪胥文字墜地又足悲夫

許懋論封會稽禪國山援據詳博辨證明審其言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蓋兩漢以來見識所不到史稱高祖嘉納推演懋議以荅請者過漢高祖遠矣然則梁之五禮如懋在焉必有可觀惜乎其書不存也

梁簡文悼王規死与元帝言以為風韻道正神峰標映

千里絕迹百尺無枝盛哉儲貳能知其臣如此良謂難

事然未知王規果足以當此品否按昭明兄弟與其

僚游處多過為褒借恐簡文亦未必能知人故道此

語乃其文字尺牘中所發耳蓋魏文陳思習氣之流與

孫登殊不同也審爾即是弊事其甚遂為江總矣

王褒戒諸子以文學言儒家尊卑等差吉凶隆殺君臣

陰陽道家墮支體黜聰明釋氏見苦斷習證滅修道明

因辨果偶凡成聖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

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自南北分

裂學士諸生以周孔與佛者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於是時則太史公亦更增上一家譬如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智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侯景自渦陽敗歸獨蕭介言之切至按景事梁人知其不可者甚多然非其職任者言之既無益而當言者又或不言介自謂宗室遺老不忘劉向之心介不負梁武乃梁武負介也介以都官尚書致事在大同二年距論

侯景十餘年時就家為光祿大夫不離建康也

按史記明山賓沈竣嚴植之賀瑒為博士各主一館館
有數百生給餼廩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遣學生如
會稽雲門受業於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主學皇
太子皇子宗室王侯皆受業於太學終梁武之世自周
衰道喪極於秦至漢武始有博士弟子補官漢明帝以
人主自講其後太學為黨錮之禍然皆莫及梁武之盛
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禮典之成書蓋千年所僅有而後
世無稱者何也

浙

庾肩吾傳載梁簡文時文士庾肩吾徐摛陸杲劉遵劉
孝儀孝威及肩吾子信摛子陵張長公傅弘鮑至等及
謝朓沈約新變之文至是轉拘聲調彌尚麗靡又簡文
與湘東王書言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
為闡緩至謂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
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
傳又言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模楷文詞之盛衰在上所好惡魏武父子
既成建安之體而昭明兄弟功力不減觀其所主如此

士人安得得不風靡况信与陵皆擅一時盛名此所以
流变至今如百川到海無復歸源之日後世隨時移改
或詞致小異自謂復古然皆脱沈謝本子不得盖亦未
嘗深考故也如上世歌詩其可取法固多矣奚必沈謝乎
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

何遜何承天曾孫范雲沈約皆好其詩以為含清濁中
今古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論詩多而能者沈約
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鍾嶸詩評謂鬱陶乎余恣名余曰正則為五言之濫觴

備論衆作以及時流蓋天監初也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言銓敘一文易彌綸羣言難
自謂文之樞紐極於此王籍賦若耶溪云蟬噪林逾靜
鳥鳴山更幽當時稱其文外獨絕

劉杳論犧樽張仲師長頸王撰譜所因王僧孺稱其林
庭賦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按梁世文士之盛雖格力不逮建安而華靡精深衆作
林起則過之後世雖云接周漢之風流然豈能反齊梁
之氣習學者當深考

何點何胤傳載梁武書詞及與陶弘景書敷叙風致漢
光武之於嚴光何足道也成康之後便為昭穆宣王中
興幽以亡周人主立國本根自不可常恃至梁武遂不
能免其身尤是古今至戒

良吏傳敘稱高祖在田知民疾苦梁臺建仍下寬大之
書東昏時雜調悉除省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
求民之瘼始去貲計丁為布誅身服浣濯之衣太官撤
牢饌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醴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
務簡廉平皆名見御前親勛治道始擢尚書郎到漑為

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又著令小縣有
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治
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
守觀其君道略舉兩漢之賢君不及尚未論其身所能
至也梁武只為治邊無具枉喪民命至其國亡亦皆以
此悲哉

孫謙為邑東建平二郡太守當募千兵自隨謙言蠻夷
不賓蓋待之失節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
布恩惠蠻獠懷服史稱謙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年

晉書卷之三
逾九十強壯如五十者審爾衛武公不得專美也

伏暉意望不滿託疾徑歸遷豫章內史乃出拜虞曠劾
辭載詔云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
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有詔勿治暉遂
得就郡人主志在愛民屈體以容良吏不索事分此亦
兩漢以來所無學者於講論梁武事殊疏闊也
何遠言不虛妄蓋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
則謝卿以一縑衆共同之不能記也孔子稱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當是時人不以無妄為難而以必

信為害大道至孟子乃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蓋去孔子甫百餘歲而能信者已少矣若後世以虛妄
成俗而必信如參辰之難同則小廉曲行遂為盛德而
學者卒何所據依乎

扶南國致佛髮勒勒獻佛袈裟魏及載阿育王造塔甚

詳及天竺王屈多所上表略如佛書然則是其國文字

之體從昔相傳而然宋已見又言獅子國舊無人民止有

鬼神及龍居之蓋華夷之俗不同而其道亦異中國之
學自不當變於夷而亦無足深貶凡後之學變其道而

從夷而又以其道貶之然亦苦於顛倒流轉遂不復自
知爾

陳書

館

晉宋相承四方之兵屢鬪都下率常不支徐嗣徽任約
引齊師五月再至數十里內盡為敵場危亡在眼中矣
陳霸先決死鬪再敗其衆遂以得國蓋昔之諸侯分形
畫險自守其地以勝負決存亡未嘗不用人力而後世
但恃長江為巨防敵一得渡則鳥奔獸散甚者或未渡
已望風驚潰矣然則侯安都吳明徹之捷柳達摩蕭軌

之見擒又与前代勝負事不同學者熟考陳初兩戰當
知人力所至不用天險玩長江而自墮其力乃後世大
患也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岷庶
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算歛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
日費府藏虛竭杼柚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
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思俾餘黎陶此
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如後世大軍錢之尚書
類當時便有通減
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此天嘉元年三月詔也因軍

增糧賦不知所增多少通減三分之一所減復如何讀
此者可見當時民間事意蓋大東之詩止言賦調迫急
其人尚在足以供之未若此詔以死耗僅存之民輸平
時十倍之稅也又八月詔普勸種麥又二年十二月虞
荔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
施行又不知梁陳之間窮匱既甚至此方歛及鹽酒是
公家尚有遺利未取不知後世雖無事之時已竭而無
繼也

陳文帝知其子之不可立而愛戀不決卒致放殺然就

使廢子立弟亦終不免昔夷昧兄弟知季札之賢無傳
其子以次及札而札不願故闔廬夫差之際可以全身
後世猜忌促狹雖不立如季札未能免也而況伯宗乎
孔子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六代之季與魏
晉又隔一種風氣

按太建二年詔作田值水旱失收即列上折除軍士年
六十放還令長代換具戶數付度後人增進擢賞減散
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此亦在
當時所謂善政也孟子言是心足以王其失不推而已

矣

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荊州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天地示變非止為陳之將亡蓋江東之事盡於此矣

魏徵論陳霸先于時內難未弭外鄰勦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歷雖皇靈有睠何其速也斯言誠中其病後主雖以浮惰取亡然一江之外上至巴峽皆他人物隋政方新自無久存之理積三世芟理之力而不能為駸子

延數年之命考其當時君臣謀議可見矣

按魏徵載陳後主事至德二年於光熙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及張貴妃龔孔貴嬪淫靡致亡計其功力之畢得全享此至禎明三年降隋實不過四年可謂逸樂短而禍患長矣叔寶文士材質猶得下中使誠知盤樂怠傲之不能久萬一或有創艾悲夫

自昔人主謀功立事無不用自所親信韓彭雖疏於蕭曹然要須鈎致結納使就心膂陳氏立國之始僅得三吳上流湘郢皆為王琳有周文育侯安都既已擒沒而

侯瑱乃攜貳羈旅一朝使之總督諸將遂能再敗齊兵
琳竟失地北走陳業始定其功皆在舊臣之上此亦自
是一樣子可參看也史稱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
故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恐是實錄

江左自劉裕後未有吳明徹之功所以能然者乘齊政
亂也及齊滅而周人方銳明徹不量時度力輕棄根本
貪進無繼豈惟已得盡失敗棄前功而南北兩立之勢
自此不完不然叔寶亦未遽亡人謀之謬遂與天會論
事者不可不知蔡景歷不護細行而智用自足吳明徹

初北出疑沮滿朝後爭取河南乃無以為不可蓋畏怯於未形奮迅於已驗常人之情無不然景歷言不用不止小事乃江左三百年興亡所係也

自吳晉立國皆與北方爭於江之外獨陳霸先能爭於江之內遂以驟興霸先雖曰襲殺王僧辨迹若取之於梁然齊人已在江內僧辨力所不能抗而後霸先得以乘隙而起乃與北方爭得失非全取梁物也方徐嗣徽任約已引齊兵據石頭韋載議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

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觀其當時為謀於急迫中
反暇豫如此宜其能立事也長江雖於江南為一巨防
然其間又自有多少險扼吳越相攻守笠澤者三年而
後吳卒敗後世之論專倚一江甚至淮南亦併棄之但
北人一騎南渡則影漬魄褫便無生存之望此非止脆
怯無剛之罪亦由內外論議所不講故其智慮閉塞而
不復開也

陳文帝慰勞虞寄謂管甯無恙甯豈易比寄區區獨知
以陳為是異乎劉龔馮衍中世人士皆以能擇所從決

其終身逆順賢不肖與戰國春秋以上殊別此段難言之然如寄安貧處順有寒暑風雨之節文詞根抵要是南士中秀傑賀循顧榮不足方也

張種恬靜雅正不妄交游旁無造請家產屢空終日晏然當時謂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此梁人接以前語也及徐陵以文字見用宜若兩塗然為種遜位種在無錫獄有重囚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其主笑而不責江左末年前世名士雖已無其人而君臣慕好之意未改故種猶能見貴於時不然雖實用無施

矣況虛名乎

孔奐謂江總有潘陸之華無園綺之實不肯以為詹事
奐時為吏部尚書益知蔡廓所言不為徐干木署紙尾
蓋吏部得專選事乃後世宰相之職故雖人主子弟求
三公亦可執論不行宰相職事日以卑下併与其才識
皆失然則治道否塞不通豈足怪也

梁昭明死晉安為儲貳周弘正以司義郎奏記請讓於
昭明子其詞謂撝謙之象起於羲軒文畫揖讓之源生
於堯舜禪授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

之節逃王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自後世槩之可謂
言人之所難矣夫議論固惟人所開而當時亦未聞有
以為驚眾異俗者蓋猶可以言也流言無止雖致亂之
大患正論不通誠害治之深憂若儘壅遏向下極有未
易言者

後主題孫瑒誌銘云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推徑何
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
未勒此意如何自梁武昭明父子兄弟喜為文詞而陳
後主之文如此竟亡其國然則豈文之罪而為如此之

文則其國雖欲不亡亦不可得也

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華夷家藏其本遂為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歷以前皆用其體變減不盡者猶為四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復可改矣江總自敘宦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軒冕僮來豈是預要時人以為實錄士以無用之文藝干世取名遂居有用之位至於家國俱敗終不反悟猶以無用自解古今人如此者多矣孔子稱周任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古人蓋不以身及官為無用而自量其用之所限
夫用過其能猶不可而況以大用為無用乎

陳宣帝委政毛喜史稱其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
諍事竝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
地淮北不納喜計而吳明徹竟敗如宣帝能悔不用喜
及蔡景歷之言始終委任有人君之度矣量時度力惟
漢光武能之至於狃勝務進愎怨投死雖諸葛亮王猛
之得君不能回也

陳人積三世垂三十年經營辛苦幾成南北之勢及吳

明徹一敗已不自保然使並江固守如吳中世隋雖有
天下十八猶未能兼也蓋自霸先初興延敵入腹以取
勝遂致江流忽略拒於城下一戰而亡雖由後主昏狂
亦其謀國者不講於素得一忘二而然也

梁測囚法日一上起晡鼓盡二更至范泉刪律以測立
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案立測土為塚高一
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記着兩械及杻
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夫不得其情而
使弱而實無罪者立測且不免死則已苛使悍而實有

罪者立測且免死則已慢矣雖分其刻數二弊猶將不免而當時爭者紛然不能決何也

梁武幸同泰寺捨身勅徐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使杜之偉草具其儀用浮屠法捨身則無身尚何有儀注人有所蔽遂至於此可歎也

浙 江



浙江圖書館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四

北史魏書

諸胡乘晉亂迭據中土極強盛者不過數十年紛糾騰
突徒互為廢興而不足以定事蓋華夷地勢不同習俗
亦異統御不一彼此不安亦其勢然也惟拓跋遷都平
城純用胡法控勒諸夏故最為長久孝文慨慕華風力
變夷俗始遷洛邑根本既虛隨即崩潰亦不過數十年
天下復還中國之舊矣然則用夏鑿夷者聖人之道也
以夷制夏者夷狄之利也失其利則衰反其常則滅烏

得謂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蓋書生之浮論也

魏收為拓跋序世次自始均爵於舜六十七世至毛而後威服北方又十三世而至詰汾以天女之子為子是為力微力微立四十二年始遣子朝於魏魏景元二年也自詰汾以前既皆荒忽誕漫而力微生於天女推其年當是漢桓靈之歲蓋亦近爾乃復有此異事昔元鳥生商后稷野字皆在上古或者猶以為遠而誣不知收何所考信而云然也崔浩實錄魏事舊人皆怒遂致族誅然則收之不足憑也審矣

地形志載正元一作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此夫晉
之太康倍而已矣北方自晉太康至此是一節限元魏
之興百四十年矣雖無志於靖民而立國既久民得以
生息理應蕃遂但惜無版籍之實特以意言爾
李業興造甲子元歷稱趙叟何承天祖沖之三歷參校
其長一倍然則祖沖之歷當時雖不施用蓋為歷家所
傳也業興言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疏
密然後能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
正是非故五星有七頭術得七頭者為近當考

魏世稱有祖廟在烏洛侯國去代四千餘里其祭斬樺
木立之以置牲體後復生長成林而民益神奉之樺何
等木斬斫而生者固衆矣亦以此為神奇耶

載魏李文冠子恂自媿有三失事蓋因家語記邾隱公
因孟懿子問冠禮春秋著邾子益終於失國韓生言楚
人沐猴而冠冠雖成人之盛禮然古人之所以為教至
深至厚自齟齬而至於冠日異月殊卓然而進於成德
故冠者教成之節也若不安其實而徒旣其文則邾隱
公與魏太子恂同趨於死亡正與沐猴之冠何異孝文

之智未足以及此而區區焉欲以禮文之末為其國造命之始不知魏之亡兆於此矣

因李憐行毒事見舊律犯死罪祖父母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碁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赦原之例又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若妻子本非預謀而逆設流坐則為法酷矣又以後世之薄俗槩之姦民不畏死而許以無碁親上請則是立寬法以誘人之輕犯重罪也當考

崔纂論劉輝姦亂毆主傷胎而逃謂容妃等罪止姦私

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又妹已他適私門失度罪在於夫釁非兄弟纂時為三公郎而尚書元修僕射游肇皆從纂議雖皆以此獲罪然前世昏主亂朝仲貴屈賤刑賞惟意顛越常經固皆有之而當時猶有執議不同者雖或以不同為罪而亦無深譴蓋其前後據事即言上下安之不以為異故也若後世猶未至於顛越而執事者遂無一言以聽其所為或至於顛越而有一言者則又以為大戮而不可解矣故余以為論議不開馴致世道

日陋最為治者之大諱此為何時而尚能如此故特舉一端爾

五胡諸國惟慕容初起粗有卒兵力農之意後得中原則不然矣蓋皆以夷狄之性襲盜賊之迹狼虎自快民無定心雖欲不亡不可得也史稱拓跋經略之先以食為本墾闢河北計民授田常與諸戎深入角逐得其鹵獲時佐國用比劉石之搏噬其民有間矣至太和則又制祿立長行錢稍循漢晉之舊要之為國既久以漸修立自然如此然不立於立國之初便分別先後其國亦不

能至於久論八政者首載食貨信非目前事也
因魏置從品遡上古官制五帝皆繼立而各建官名何
其好變也邾子言鳳鳥適至及後世不能紀遠故命以
民事尤怪又稱仲尼聞而學之然則唐虞以前豈惟遠
而不傳蓋有不可傳者矣然周官言唐虞稽古則不止
五帝又參取五帝之先名雖不合而義不可離故也如
魏有鳧鴈白鷺象物則質野及置從品象事則冗雜乃
夷狄之餘率意妄作自無足論坐從品歷隋唐至今遂
不能易豈非事敝之極併其義不足據矣

按書稱別生分類而傳有賜姓命氏之文蓋帝王諸侯
各為族姓義不相襲後世封建法廢既無專國不自為
族姓而天子亦無賜姓命氏之法至傳國數百年而臣
下仍用舊氏與編戶齊民無所別蓋以兵力崛起而無
德勢不暇爾雖然尊前代而慕聖賢後使其後人以風流
相命則猶可言也及魏起深北不毛以九十九姓為部
落姓改氏易流布諸華周齊繼之至於隋唐凡胡邱周
伊穆陸劉賀梁寇羅葛樓鮑何高潘薛甄杜之類皆夷
狄種而三代漢魏之氏族蕩不復存縱有存者不可識

矣然則後世所謂譜牒世次豈足信哉

魏收載漢武遣霍去病討匈奴至臯蘭過居延斬首大
獲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
甘泉宮金人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
道流通之漸也及張騫出使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
壽初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案匈奴傳稱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神顏師古但云
今浮屠像是其遺法無列甘泉宮燒香禮拜等餘語使
誠有之則是釋氏已萌芽於前世不待至漢明而後流

入也蓋收時於遷固外尚見他書可以旁證異聞此雖
不比中國事本未源流無繫重輕然後世一以遷固為
斷而他書所言遂不及知者衆矣

寇謙之事世俗常有崔浩王之遂使張王深闊至與釋
氏角其廢興浩意無他不過為諂耳浩事夷狄之君盡
用材技又偽媚左道以求容悅然竟亦滅族此不足責
而有可哀者坐則四皓終不出張良欲辟穀道引非以
為高乃其勢當坐也王猛賴苻堅有閔度能始終無隙
若便稱人傑亦恐未可

馮后之喪孝文服衰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孝文
志切有為而方優游垂拱順適祖母之心居喪始終自
然盡禮而無勉強督迫之意雖無舜文王之道而有舜
文王之資矣故自夷狄能慷慨感慕同於諸華蓋非偶
然者古今未有無其本而可以強致者也

孝文都洛最無謂周公雖有四方朝貢道里均之說然
成周固未嘗受遷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嘗有都洛之文
況王政廢興豈在都邑乃漢以後經生相承夸大其辭
耳孝文自合更為其國開百餘年深厚之業豈謂一遷

洛而本根浮動墳廟宗族皆已棄絕邊徼鎮戍單寒無
依向非孝文便當身見禍亂然亦竟十餘年而國為墟
矣蓋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其害至此後之學
者又將譽之不已是以亡為存以敗為成烏在其言王
道也

魏亡之禍成於六鎮輕薄六鎮實自太和夫變夷從夏
人孰不以為美至一家門戶緊切利害乃忽棄不顧可
乎然則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至於歧有夷之行彼累
積而後成非文勝其質也

孝文与元澄論子產叔向爭鑄刑書事古人之治雖深
遠難窮然推其身之實有与民共之非言之而不可行
亦非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也叔向能言而不能行
子產直以為今不可行王政之不復皆自此等議論壞
之後世言治者不過祖述子產叔向餘論治道自無由
可起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此是通前徹後功用更無今古
但信及者鮮耳

遷洛之舉羣臣不順孝文設術以詐之示威以脅之不

知厭忽累世安樂之餘經始百年荒榛之地一事不成
舊業盡棄欲以何為嗟夫孝文誠非玩歲月而苟目前
者及其昧先後失名實不安於本而眩其末則好治与
念亂同科可不悲哉

圖

論婦人冠帽着小襦襖元登謂着猶少於不着者昔趙
將胡服其臣以為難魏欲革之復患其不易夫自中國
變夷狄孔子固諱之以夷狄變中國則未有論而王道
便謂太和之政近雅又言王猛功近而德遠恐更須考
詳也

彭城王勰舉曹子建語辭官孝文謂二曹以才名相忌
吾与汝以道德相親此語甚占地位雖未必道德在己
而可以宏道德矣孝文所到如此惜其一二十年間不
知內修以養性而徒外毀以傷生傷生猶可而國從而
傷此蓋末世虛名誤之也

太子恂事甚可傷孝文急於有為不計階序不奉土俗
不量難易其臣好富貴者李彪王肅之流以輕薄刻急
承迎取快於革治興道未有分寸之益而使孩孺之兒
愚駭之婦幽囚併命損火天性害人倫禮所謂教世子詩

所謂刑寡妻固若是耶

張袞與拓跋珪同起其臨終語有恢崇睿道克廣德心
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
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余三復而悲之自胡夷迭
起百年屠割諸夏而為之主劫執人士寄命旦夕袞以
垂歿之言勸之善道彼豈以其心之欲然冀其主之或
然耶袞孜孜薦引恂恂誘化蓋庶幾以古人自期而所
遇之時如此其得身免於大悔已為幸矣哀哉

張白澤傳載顯祖詔諸監臨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

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魏未嘗祿其臣教之使貪而以重法禁之故白澤謂今之都曹古之公卿周之下士尚有代耕皇朝貴仕服勤無報舜稱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魏待其臣傭力之不若猶行之百年然則必能明臣鄰之義者然後為舜乎



崔宏崔林六世孫崔氏北州之大家祖悅仕石虎父潛仕慕容暉宏苻堅之亂欲南歸不克復仕慕容垂父子遂与張袞對掌機要觀其博議國號典章文物可想矣

宏既作詩自傷懼罪不敢行於時至浩竟滅其族悲夫
悲夫宏稱有王佐材村方戎夷暴亂南北分隔而人士困
於鞭箠刻烙者何可勝數孟子謂南蠻馭舌之人非先
王之道此豈其地使之耶
長孫稚稱河東鹽池歲絹三十萬匹是移冀定二州置
於畿甸按三十萬匹絹於今中價為百萬緡矣稚又言
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祖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
魏至太和而後賦祿羣臣得食蓋僅爾而稚之言乃如
此晉末公卿以下日廩七升然亦同歸於亂豈為國者

興亡操縱自有得失無預於臣之飢飽耶

穆亮勸孝文訊之著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仍歲頻興民力凋弊材幹斬伐為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而孝文以為若終不為可如卿言後必為之逾年何益人生大分修短命也著蔡雖智其如命何孝文拒羣言甚峻而不得為非者以其所欲為皆古人好事非徇耳目鄙淺也禹言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古人急切之理誠然而孝文行之亦或不驗當更商量

孝文謂亮三代之禮日出視朝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
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
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
卿等共議可否此可與魏王肅所言參看然則人主不
視朝論政久矣齊明帝有鍾嶸何人乃欲斷朕機務之
語當謂自攬事耳隋郭衍勸煬帝取樂五日一視朝事
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是隋文帝蓋嘗日視朝
也勤惰固係人主自身治之興廢從之然制度不立君
臣遂至於不相識積習生常不知其非也

古弼梓劉樹園碁事前世時有之乃興國之象也魏
主謂築社之役蹇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此
亦雅言若上下齊整反成衰壞者多矣

崔浩在魏言無不行取赫連沮渠秦隴拓定幾滅蠕蠕
漠北歛迹其他碎謀密畫應機達變有益其國者蓋不
可勝數此尸祝社稷之寶臣也而遭罹酷暴觸忤一朝
併夷五族雖復奴虜盜賊遇之亦不至此矣戰國以來
謀功之臣罕能自免浩所以比張良者不比其全身之
智而欲比其策畫之工矜露不已以取大戮哀哉

李罔勸孝文都長安孝文既都洛喻以婁敬事謂當由
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言殊有風致可以想見其人
也夷狄中惟符堅孝文耳

王遵業為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
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邱園政歸尚書漢事也歸中
書魏事也歸門下蓋是時母后專朝與官者同耳然後
世相承遂為故實並號三省而侍中門下侍郎為真宰
執其源有自來也與晉志通看遵業慧龍曾孫江東鮑王也
陸叡傳稱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

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
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此亦可見
孝文營洛事意也周公雖以洛為東都仍居豐鎬至平
王而後卒遷若無故移徙自伐本根中人不肯為況聖
賢乎睿與穆泰元不遂誘子恂為逆皆緣遷都乃知盤
庚委曲告諭非畏其臣也

韋崇兩為中正史稱其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是魏世
選用亦由中正也崔亮傳崇為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
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此

語宜錄古人謂前旒蔽明甍纒塞聰使其無以致治而徒自聾瞽則古人不足稽矣

孝文遷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蓋欲身在近地經營江

左耳其與盧昶語可見江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迓草創

之初便事南伐所圖不就躁擾變亂竟死道塗奉希成

康反類昭穆是德與力兩失之也且晉武隋文未嘗親

戎驅使將相而南北自一統孝文符豎皆欲以馬上取

之卒不遂孝文之僅存者幸耳蓋後世與古人不同所

以兼并真自有算非浪戰所能也

盧氏自志謹偃邈玄度世淵道將累世風素北州所推
史稱其閨門之理及高允傳青齊淪陷衣冠播流親表
賑贍之美然則三百年間人士乖離其能守家法存義
槩者難矣雖孔子尚畏左衽之禍豈私憂哉然是時猶
有聲向可通不若後世之影滅響絕極卷可為永歎
高允一生落度晚乃榮遇其所以能始終悔吝不及蓋
亦英邁銷盡而然徵士頌亦有可觀魏氏六七十年北
方材彥略聚於此如從容廊廟遊集私門上談公務下
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

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奕
為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於
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
出入無解顏之地此亦其當時士大夫翔集輩行之大
槩也然允乃如其弟推每被詔徵辭疾不應常譏笑
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故常從容於家以是而言則亦
未至於必不可不出而出如蔡邕之於董卓也孔子
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然則士

之出處審之而已

允酒訓稱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
鍾百觚皆為妄也子思語載何書當考今鄉黨學者以
為載夫子之言行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而已酒無量是
何義若謂飲不自限要不至亂恐未然也又云不為酒

困

圖

崔浩傳有譖敗李順事為浩一短以趙逸傳考之彼述

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度固宜容之浩言能如此學亦有標本非譖人
者也

浙

李孝伯張暢當時南北名對應答之言相與傳誦以為
口實此傳所載劉氏偽書翻流上國逸韻難虧猶見稱
載蓋北人貴重南書如此後世文字不復閔通圖事揆
策無以相知自契丹時已然

李冲傳稱孝文謂冲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
事稽雍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
又不為闇劣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大惡且可一兩年
許少置官司此語意自周以來不用矣舜言咨汝二十
有二人不舉其屬古人無不以專智任獨事聯事合治

後世號為公心相維然無不以私意相敗者雖人材不能如古亦由角出競立其本先弱也

游明根劉芳北方所謂儒者明根乞致仕孝文謂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嗟夫魏之待羣臣與臣之任於其時蓋有不得止而後不止者矣然孝文猶以此薄其臣何也

崔挺稱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詞趣

宏雅非落胡士大夫所能道也觀其安恬進退之際夷
夏不可榮辱庶幾君子之風矣斧山營觀事亦當記王
尊水波稍卻回還尚見貴前史也

方魏盛時門誅族刑在於瞬息而崔浩中外皆以無罪
夷滅及其衰也兇領悍廝奮起遠裔劫執國命河陰之
役舉朝屠陷而楊侃兄弟闔門百口一朝併死是士生
於其時無往而可也如椿誠子孫語亦萬石君之流宜
無以致禍者豈魏收為楊愔故儻有虛美耶

梁武與蕭寶夔書敘兄弟事初不虛飾又言自有天下

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雖非聖賢
語然亦秦漢以來人主不能到也當与却后
化龍同看又言造淳
山堰及李继伯事則大誤矣烏有昆蟲不殺而魚人之
民海人之地以較勝負者哉

蕭寶夔論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為程限滿代還復經六
年而敘是歲周十二始得一階內官散職乃限四年則
一紀之中便登三級不知代還六年方敘是何義
韓顯宗論遷都伎作不可雜引古四民異居為證齊語
羣萃州處余既辨之又言孔子云里仁之美孟母宏三

徙之智君道在乎起天下絕類之材還以教之顯宗舉其粗者爾

李彪落之識其大者及氣盛用之亦庶幾一二摧挫後索然無復存矣彪稱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亮銳於興復不暇典章劉表公孫述故習蓋其所諱也又稱王隱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當時所言如此然則西晉事行於今者皆隱筆歟

李崇置樓懸鼓捕盜當時效之後世亦有效者但為笑耳崇又有斷獄兩事及改鎮為州皆明智過人學者

可亭言言 卷三十四 七
欲遠觀近取若識開智長遇事成理可矣襲故迹因已
行未有能合者崇在淮北十年梁人所畏遂興浮山之役
而史載其父子販肆聚斂為時論輕鄙然則昔人所謂
使貪使愚者豈物之一患不足以累其所長耶

崔亮傳停年格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
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按蕭寶夤傳載魏世外官
代還六年方敘內官四年為限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
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為有
意利柄在己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

汎論考任無復正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
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江東王氏子弟如王肅者不為少而与孝文相遇任待
隆洽如此盖其年相少長且中以圖南之規故也肅傳
載孝文禱雨三日不食惜乎孝文涉道淺而雜用之故
命不延永而功業亦以無成不然豈止是哉

袁翻論甄琛諡是時人家已有行狀至德与聖人齊蹤
鴻名与大賢比迹則行狀所起當又在前大抵淳美溢
稱自西漢末方然盖王莽餘教也蔡邕言作碑唯郭泰

陳寔無愧其來固久矣

傳永量南人記淺斫營蓋輕剽之習也昔人能渡淮斫營而今人不能渡江劫寨余在制司時和州被圍日夜告急元帥追諸營兵赴援既而以渡江無駐足之地竟不敢行然則兵無素習惟所使耳

奚康生弓力十石矢異常箭梁武遺之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粗如長如笛康生用以平射猶有餘力考工記載造弓法詩稱袒裼暴虎坐如此絕倫事乃不見於古人豈以德掩之耶

湯文王雖起小國王天下後世皆謂德衰不可復為故
孟子言霸必有大國司馬懿楊堅所以能盜取之者竊
其權故也爾朱榮以部落酋長居秀容不毛地止一縣
衆纏數十世為邊藩朝權輕重曾莫之預一旦稱兵沈
太后幼主獵舉國士如狐兔散萬榮百萬擒蕭寶夤萬
醜奴天下大難略盡雖身不終而魏竟以亡然則權与
力皆不足而能若是何也孝文藉累世富盛志慕古人
解縱維索護養癰疽既無回斡風俗之功反受動搖根
本之害榮之禍實自取之悲夫

爾朱仲遠言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
在軍定第斟酌受官今求兼置權制軍要從之
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魏初立中正見衛
瓘李重傳余嘗以為曹操能以御論品第人
材使不得由軍功雜進故其必有正始勝流
之目今拓跋政壞軍立中正爵由意與官以
賄成蓋襲其名以遂強臣之欲而魏由此亡
然則魏尚上功首差二級下吏罰作馮唐以
為過非權在上亦不能也

辛雄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敢仕之

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元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肅宗納之魏自遷洛之後政過於厚而一時議論亦多此類然無驗而速亡蓋可哀也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高道穆魏末論濫錢也古今救錢弊之說甚多大抵以錢代物以大改小以重易輕從否雖殊致盜不異未有如後世以無銅為患者督鑄不已至毀錢而為銅矣嗚呼此不可不深思也

孫紹論律班令止謂主議之家太用古制此孝文後事
不可收拾之驗也故紹又謂往在代都武曠而治安中
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
夷心態即日事勢乃至於此不憂荒外乃慮中畿然則
當時非無知者改絃易調豈可謂易哉

張普惠諫太上秦公一時壯議如任城清河元匡崔光
袁翻預問難者亦皆心知其不可固不憂刑禍之及也
以弱諛以強拒諫雖若不同致敗則一此本為國者自
利害故左氏載仲尼之論洩治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然則普惠之免可以為幸也

以高允傳觀游雅雅得為修士矣以陳奇傳觀游雅雅得為佳人乎局已小知遂深伐異之怨因時酷法陷人覆家之戮哀哉哀哉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於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

既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為陷穽者方滔滔矣

裴伯茂因宴侮慢元景哲景哲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
與監同行以黎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言
不應令人挈衣不言人不許入殿庭當考

史稱溫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
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爾朱高歡
父子之間惟子昇號能有意王室一時人士如其比者
絕無矣魏收之言不亦宜乎

眭夸言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及素服受

弔皆可錄魏法峻急仕者皆云不敢不至然則決不欲
仕而能自行其意如夸者亦安得而禦耶

張淵觀象賦備著星文

江式集字書號古今文字四十卷依許氏說文為本上
篆下隸有表具論

房景伯母子可謂能以孝化民矣世之愚儒怒擒突擊
冒行無忌而陷人於罪者是以會閔為桀跖也悲夫

余嘗論善攻者必使救無所用善救者雖攻圍力重必
併敗之以虛聲望風退挫者不与此數惟徐晃韋叡收

赴救之功而姚興將十萬眾相守數月外望突免內冀引接拱手受陷莫收一力之用豈興岷強一隅猶未見大敵而然耶如竇建德固不足道也

董琬記西域為十六國分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

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為一月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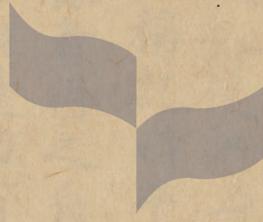
北為一域西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出西域本二

道後更為四出道自玉門渡流沙西行至鄯善為一道

葱嶺葱嶺西行至伽倍為一道莎車西南接漢西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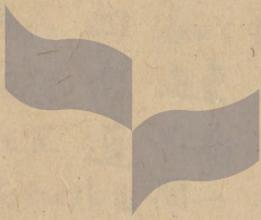
看 魏收序傳後亡逸然本傳未有不用自序者自司馬遷

班固以來雖無不高自譽道觀收之詞如此可謂陋而
無恥矣



浙江圖書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
浙四



江圖書館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
江陰曹佳
同校

習學記言

卷第三

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五

北齊書

高歡賤微給使所與奔走往來者皆胥徒下隸天下若
此輩何可稱記時平則歌哭以盡有事則叫呼而起奮
不顧命勝者得之自古皆然矣而史載其因張彝被害
傾產結客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不知歡衣食尚不
自給產何所傾而天下清濁亦竟何在此蓋為文粉飾
之過爾
之至謂不可使四方豪傑窺朝廷
是又可歎也

高歡素無資業亦身依人曾未飽食輒已投筴而反雖
姦豪飛動不可以人理律然歡卒用此成事殆亦難曉
李元忠所謂爾來寂寂更欲尋建義處也既得事柄四
方聽其伸縮宇文泰甫萌芽尚可回轉而歡無禮自恣
迫逐其君遽成中裂之禍生民流血者數十年然則歡
徒見反之利未見反之害也

東之比西土地甲兵十倍歡若持重養威以計縻敵自
可從容全勝然十年間汲汲三大戰幾不免其身智勇
俱困而秦與六國之形見矣是歡自反爾朱之外了無

所能世或以為人雄者誤也

魏自孝昌之末銅馬鐵脛黑山青犢梟張晉趙豕突燕
秦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
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離大合小卒逐
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
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於是併省三州一百
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此齊天保七
年詔也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自此以虛名為
官者數百年

彭城王浹作刺史問食雞羹推盜鹿脯市白毛牛皮書
王老母菜葉有此明決自不以膏梁限斷也至言自殿
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
今化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則士大夫所不能
者而貴公子能之蓋為政不專恃術矣

趙郡王叡六月不飲冰身為元帥而必與士卒同甘苦
如此可以為難矣然以盛夏而領山東兵遠築長城若
為人上者每違天時涉長道致人於必死之地安得
皆如叡者極而用之使無叛且有成乎是則以仁人之

心奉暴主之令固莫知其所終也

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
函傳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為古物歷代藏寶至是為
刺史韓賢斫破豈洛中更漢晉諸胡喪亂而此寺及函
能獨存何耶

斛律光以兵五萬回未至鄴勅令便放兵散光以軍人
動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
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
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光以此

見疑遂致族滅前世散兵其易如此自唐中代以後則
不然矣雖復昏童酣醜未有敢易其衆者昔以忽慢自
棄多驟亡後以畏逼相持故僅存至於威令重輕事功
合散之際當考

慕容紹宗本高歡腹心之疾歡疑不用爾以此待侯景

固有餘也記蘇氏論紹宗李勣事

高歡謂高昂純將漢兒恐不濟事欲割鮮卑千餘共相
參雜而教曹不聽自晉衰亡一色胡人控制中夏二三
百年歡不漢兒而以鮮卑篡魏宇文泰真鮮卑也乃欲

行成周政術雖不盡然而氣勢回復隋唐因之然後南
北合一復為諸華此蘇綽之力也王猛殆不足道矣
高氏之興李元忠逢迎於始陳元康楊愔輩營締於中
元忠疏放淡薄推遠榮利猶有可採如元康崔暹莫能
名其何等材品其志尚不及富貴況其上者歡父子氣
類所號召如此自不足怪然自古立國長短厚薄要不
徒坐歡父子欲以此得其何以守宜其遂亡也
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
右何足是非此王紘少年語也事到已壞爛處隨世起

滅不可復振則雖以孔子之聖尚不得自立可畏也夷
夏變遷何止一日安其固坐無復有志而顧以微細者
自營由賜之徒所不異於王紘者幾希矣

薛琬於崔亮停年格後言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又言漢令三公舉賢
良方正有道直言為長吏晉末此風遂替琬本非能言
治道以是時方變行資格人心不平舊論猶在爾余初
登科詣選侍郎李椿亦號佳士端笏徧問注者願授否
皆應曰願授余面笑之椿莫測也自皋陶夔立選用法

以人性質合其材之所宜萬不差失春秋以後始專論材十猶得四五後世遂捨材而論藝常違所貴取所賤又以年月斷之其偶合萬一雖所謂鉅賢上德者皆古人品第所不及又況其下乎是直以夷狄之道治國家而欲興起大功安可得也

魏孝文志慕諸華其效未見反成貪懦之俗及高歡與惡少舉事淫縱橫流乃令子澄寵用崔暹施其控御彈壓之威昔曹操進崔琰毛玠迫感漢餘習使盡如暹何足算也

王學言言 卷三十五 五
楊愔以初從禪代議不力忌高德政竟置之死地愔尚
能爾如荀彧宜其未肯也至劉穆之褚淵范雲沈約汲
汲自獻以後為羞蓋時但祚短執節不長人材愈降自
當至此矣

舉梁之士不足以敵侯景乃用道人陸法和妖術國之
將亡固聽於神也高洋暴狂以殺為戲而敬禮法和如
此蓋畏冥禍爾余常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於
神怪必謂亡可為存敗可為成然神神怪終坐視成敗存
亡而不能加一毫智巧於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

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伊訓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
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与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庸庸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
邦以修然則人力之所能為者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
謂天數為不可免者又非神怪之所能預真不足復顧
也

梁既亡使王僧辨有成終不篡逆王琳區亦能義動
兗鄰蓋梁武在位差久比江南諸姓立國粗有繩墨遂

得致命之士亦其所長育者然也

楊惛相齊史稱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固已太過王通遂
謂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視民如傷奚為不終夫衛靈
公淫荒而三人者任事不至於亡國則幸矣若齊文宣
逞其兇虐歲月不已惛將與之併弊尚安能免之使終
沉視民如傷豈其所及耶見事不精以光影眩後學其
患大矣夷狄之德於父母兄弟素不厚苟脫死禍人欲
遂其所為惛於此時雖慕古人輔幼主之節而遲回選
懦權失勢乖席不暇暖遽罹非命蓋其理當然無足悲

慨也

官

魏齊間溫子昇邢邵魏收繼出文字稍與江南比隋唐
以來能使南北同體蓋非特庾信江總之教也高澄文
子收拾士類廝隸用之其言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
正依放曹氏本根不建而急於歌頌宣王小雅猶無救
於亡摛辭奮筆湧波漲瀾愈速其崩壞爾

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文襄少年高朗所弊
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
失於浮華惟辛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材器循名責實新

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者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
折衷魏以停年格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材
用以赴功名自不繫君德也銓敘羣彥雖曰吏部之職
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如諸葛亮何
必更須尚書哉

諫幸晉陽死者六人趙彥深唐邕等以未即署名僅免
然則河陰之戮不待爾朱榮也昔趙盾奔逃趙穿作難
盾未出山而復後世有以盾為弑君不復信三傳者審
爾則靈公拒諫及殺盾事亦不當信也不信未足深計

坐於愛民保國之意輕極害義理

祖珽既立文林館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推誠朝廷
為致治之方是時人士相附從與王叔文柳宗元無異
使叔文輩能首立廣陵王參決則大權歸己宦豎退伏
矣元和諸人固不辨此論治不識幾微只以成敗為斷
所蔽多矣

唐邕白建自為外騎兵曹分掌兵馬史稱邕九州軍士
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來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
精心勤事莫不諳知按兵數軍實前代大臣無以此職

著名者蓋漢魏掾屬後代吏史之所掌也唐衰中官專
兵柄五代移於武臣遂與中書分領至號稱兩府既轉
吏職以歸朝廷但為養尊之地而於兵政損益實無所
知求如唐白身任在其能而後居位不復可得然則古人
專以一事名家成材之要道也

崔劼盧叔武齊世雅士劼言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
今若進兒與身何異此語最可傳叔武忍貧餓死而能
畫策謂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
萬全之道欲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以計摩之

又請自居干陽成此謀略此齊周成敗之所由齊人未
有能言之者亦當記也

張雕謂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教行兵帳雕不
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當時惡其矜
誕邕曹掾史史之材國家大體豈其所知雕言誕非也
然雕方勵精匪躬以國家為己任厚胡洪珍而薄韓長
鸞遂以諫死孔子言洩冶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非不
幸也惟其臨死數十語尤可悲爾

齊氏交風厲諸絃管梁時交雅在夫篇什絃管之亂時

移則息篇什之變事往猶存絃管止誘閭巷淫人篇什
能蠱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館設齊人
風靡然不旋踵而亡其俊秀者盡為周隋之用士之離
合豈與國之廢興相關哉詩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論語
殷有三仁兩節當參看

祖鴻勳立身有本末與陽休之書文雖不高視韓愈進
學解送窮文以言語工拙比較官職豈不優劣相遠哉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
於末流無益也

浙

顏之推學博文麗觀我生賦不失雅正之體敘梁齊間
事可以考正非江南文士所能及也其言予一生而三
化備荼苦而募辛及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
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
增傷讀之嗟痛不能已昔人雖陋未有無其志者獨於
今為不然哀哉

宋世良宋世軌蘇珍之世良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
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蘇瓊每蠶月預下綿絹度樣
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然則必不以廣量厚織

病民故得循良之譽而今世謂有所疏薄檢拮不盡為
失職無具之尤恐亦當論也

和士開說齊主云自古帝王盡為灰燼堯舜桀紂竟復
何異陛下宜及壯少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
活敵千年李斯趙高用此詐二世与士開智愚有異其
詞意皆不約而同何也

後周書

史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遷
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秦父肱至普回二

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記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
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
無所媚附而收之稱舜臣令狐德棻之稱炎帝後則專
以誑筆造諂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

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篡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
其下無主叛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
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醜
夫敗孽亡孺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餌彼妄遇一無賴
姦人即以伊周事責之哀哉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雋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

衛也位不虛加祿不安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
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
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
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
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
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
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
聖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
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

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
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蘇綽用事大意也然
天下能為綽之言者不少拘於時而不敢言及其奮然
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及君臣分定之時不為
賢主之詔而徒為逆臣之令爾

秦再行篡逆其史柳虬既執簡而書其咎秦又令盧辨
作告以諭其過高貴鄉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秦
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篡而作大誥秦用周禮亦然
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

石勒之於劉曜符堅之於慕容暉周孝武之於高緯皆
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馬足未遍
而數千里地盡得雖乘羣愚自潰之機然不勤身苦力
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
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之頃嗚呼幸而遽得死不然將
遂葬於鋒鏑為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足以亡國哉
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
名其實以為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時敘四海和平家
識孝慈人知禮讓其君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便自謂

已能如此是真可笑也余論周武帝若史所言布德立
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然孟子謂齊王以若所為不可以求若所欲使其見周
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若所欲矣湯武既有捷法而王
道愈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為
能閉之何也

圖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仗羣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
羣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
詐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

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无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内初平
恐物情未附遂大醮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誥殺越人
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慙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
夏周受殷所不辭也魏周公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
与地三頃其罪及贓者矣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
所行適与罪稱爾非重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曰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

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欺盜而遂殺之然則孟子之
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已律
人故必行重刑而不疑其子奢縱任情推已恕人故以
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據已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
惟欲其重而不輕又在二人之下矣固無暇攷聖賢之
異同也

圖

周武帝一舉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正明君
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革累世悍
輔囚辱之弊使孺子割割孤豚於牢秦中与晉司馬攸

魏元勰禍出一軌而三國相隨為墟不然則如齊孝昭
武成挺刃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末五代劫君
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賈誼謂天下可以
數術制御其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漢
之衰亡豈非遺腹委裘耶

爾朱破滅高歡事已大諧而暴橫欲速粗有志節者遂
皆驚散宇文泰寒遠窶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平位材
豪決去江南死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人微眾弱然
經為其裨校者無不立功垂名豈必盡能而秦亦何足

以使之特以魏孝武棄東就西輕重勢激而然主威既
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懼歟

因于謹為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
言過於傳說之所知矣而不自為規矩律度以先天下
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從之得用九見羣龍無
首之義蓋平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備道
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樂以憂
恭默思道自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生學士
攷論所不到也謹從橫亂世甲裳腥羶隆典偶興曠官

承乏庸習書句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如此豈足啟悟也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因之故號八柱國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辨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邾子然無所慕效也周本與戎狄雜居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後世苟

以為從其實不從其名則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
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損矣。秦自
貪柱國之號甘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与之法
象周公龜茲王褚曄所譏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
柳慶閑西文士蘇綽患近代華靡輕薄使為賀白鹿表
以革之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枳橘猶自可移
況才子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典謨訓誥固非筆
墨之巧所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
今為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毛上模出一重粗俗使如

此而便為堯舜三代之文則俚儒迂叟先極其工而豪
俊之士反閣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
各效名人文字以相夸耀或為韓柳或為歐曾高者為
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特為詩書之文以蓋之俾所欲
革与此何異以為於變一世恐未可也

柳宏死時年三十一楊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
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
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宏以清言而兼麗筆長槍大槩數
十年間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

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脈全在蘇綽一人
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
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隨
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能使
秦總已聽命粗細重輕惟其所裁不為新奇坐致實用
豈特以其國強富兼并而已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
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仲之
歎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為貴哉顧其所行
何如耳王通或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

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者用材無本
自命為聖哲者窮理不盡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國
而不強古今皆是也奚綽之病哉且何後之有

六條平實無華諸葛亮王猛毆市人而用之不暇及也
死而無繼澤不垂遠不亡何待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
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
如綽者亦未易也

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
世言之為大功乃坐失地除名史謂宇文護謬政至此

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弱
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常情論也

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乘時取雍
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
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
歡之黨人算畫未有及此者劉晔欲因降張魯取蜀而
曹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劫趙
放過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噤斷決死於安徐已定之
後宜其屢進而屢卻哉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
慎莫皺眉邛山之役大呼獨入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
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
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豪雖兇粗嚴不
足取而以閔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穆蔡祐丞相臂膊
耿豪王勇丞相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
弱為強乎

宇文泰用韋孝寬法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
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原野尤蕭瑟矣

詩云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又曰柞
械拔矣行道兌矣豈變墟莽為桑麻自古聖賢以為難
事耶

館

遷固以文采銜耀其人辭多而實寡如王罷韋孝寬傳
正爾率拙然功名壯偉不可掩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
不少矣只况佳蘭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讀書大
病也

薛慎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
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

於諸生中簡淳懿者侍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質可語上而劉穆之癩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嘻甚矣又安足述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秦嘗從容謂整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秦稱之此事今粗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

生孰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毀他書多不存其存者
又以非文句所資不暇熟讀如翺尚然是又可歎也

司馬裔辭封

館

趙肅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
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
之故世稱二蘇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
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

準的請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
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
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
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秦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
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
憚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
常勢雖炎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
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為己有而忠
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徙義遠利必出於心之

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
臣反作誥以諭解之若夫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為弑逆
而惡大惡之聞崔杼所以殺太史將行篡奪而畏正論
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
不爭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杼与操智慮之所未
至而虬固不足以知之也悲夫

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於周与高氏相絕矣此
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自依而行之誰
謂不可又云少待自我^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

不殺舊君殺舊君自劉裕始

王軌宇文孝伯樂運貞良骨鯁蓋奕葉長養成就所有
近似殷周世臣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邂逅相遇可
得也運言令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
而逃亡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先未經
变法時立法何輕也當攷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
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
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
秦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禁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

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吾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
去鄉介意其釋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秦本尚古文務
救時弊如玉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
盛名為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
不以己好惡格之蓋難事也史敘次北方能文自杜廣
徐光封奕朱彤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倬務存質
朴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
夫古之聖王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
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合倬既無所建明奈何

以一人之勢徒取經訓之已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
易就穎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
周武帝發詔遣使聘沈重踵門謁熊安生雖二人未足
以當此禮而帝誠心好賢屈己忘勢干戈之際獨高經
師征塵未洗先驅陋巷在晉陽城下死而復生胡念及
此心期卓越殆戰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
徵申公儒生尚夸之劉備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後世
尚以為難視此何區區哉帝不幸早殂功業不究未知
真有王佐之材者遇之如何爾

樂遜徐遵明諸生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
者如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申侯將奔楚子誨
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
若獲宥及於寬政國家雖彊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
何憚於病惟德可以茂民非恃強也及陳事上議之後
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
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等語是也秦
崎嶇閼隴諸子相繼鞭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
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着故如遜等輩亦

能言之夫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語迫蹙卑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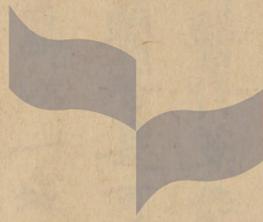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閩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復解又服悉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

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便愈未乃治足亦瘳
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受驗之的
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病兩腹之間有縛
或以為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圓百餘劑縛愈急垂二
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病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
不能治羣醫皆是可歎也

蕭答至子歸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
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魯
衛宋鄭皆小國而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答始復見之

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

浙江圖書



江圖書館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
浙五

全 鎮江 金 匱 華 世 芳
江 陰 曹 佳 同 校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六

隋書

余嘗論宇文泰初起異於高歡及武帝躬任教略化弱
為強盡有北方五世數十年矣雖樹德不深置嗣無狀
然於楊堅非有罪也乃倚女后之勢挾輕薄無賴子行
詐逼取如懷袖中纜半歲戕殺宇文無遺種故臣宿將
駢首拜伏莫敢違忤視王莽何足道也堅少年以相表
自矜言其異者固非一人而史又述其始生時頭上角
出遍體鱗起嗟夫是直變怪不祥之物爾豈天不愛民

假之富貴而使代相屠戮耶史法之壞始於司馬遷甚矣

外戚雖處偏奪之地而古今滅族者皆是竇武天下重名與衆賢一心陳力尚不能誅宦官反父子俱弊弊何堅取之易哉高潁李德林從亂如流韋孝寬李穆皆謂天命已改彼其奮袂直前徑肆翦覆者真足以扼天下之喉而制其命歟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蘇氏謂特未見司馬懿楊堅而坐孟子尊立仁義欲扶救一時不幸其語不聽此堯舜湯武之道所以遂絕而無傳也

也且箕子以紂為天所棄故不忍援商然終不与周並立士苟有志於道而力不能拯如孔子順義不入秦可也若為之回論易說以自容則家法盡矣

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篡位第一事也雖庸詔相遇志在掃滅前迹亦由苟慕虛名人情不順有以使之矣周官再壞於此學者以為口實安用談經耶

弛山澤之禁由後世言之非小事也所散者何止一利所免者何止一刑昔能之而後不能何也

竊位之明年即營新都其詞自謂殷之五遷恐人盡死

後人以市不易肆為受命之難然則強民遷於新造之
日人心不特不以為難而反勸之又何易耶

賜百僚錢帛任其自取盡力而出可謂無禮無義矣然
以利啗人使捨人而從己所得者雖皆貪冒無恥之臣
而合交聚黨盜賊師師為眾不少矣故終其一世行賞
極厚而死生榮辱在呼吸之間亦前代所未有也

唐太宗亦

賜三品以上
帛任其輕重

三年遣使巡省民間情偽咸欲備聞揚鑣分路將遍四
海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

戶庭坐知萬里此革命常行之事也然天子居深宮百
司守常職耳目之近壅隔勢成人主苟有志於治時一
遣使訪知下情利害之間足以變置昭發蒙昧消釋黨
偏蓋新起天下之要道也其與獨任臺諫恣其專執日
朘月剝表裏欺蔽使風俗日降而不自知者蓋相什百
矣

十年詔魏末喪亂寓縣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
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室罕包
桑恒為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憇之凡是軍人

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按李繁家傳載蘇綽初置府兵與此利害優苦殊不同
坐詔文乃當時實事也蓋綽雖創始而地狹民寡加以
長征不歸故未得盡行其說至是平陳後乃修完成法
爾李泌見其近不見其遠遂謂三代之後無及此者後
人從而信之至言其能斂千載已散之兵復還之民嗚
呼孰知其籍千載已齊之民釐而為兵也哉
十一年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怪悉毀之不知何等器
北方所傳三代秦漢之舊物至是皆盡惜哉隋文力足

以有天下而德不足以有古人之物變而為妖淪於壞
滅速亡之兆見矣

隋以海內既平功成作樂君臣詳議復雅禁繁自以為
治世和氣之所致矣而萬寶常謂其淫厲而哀亡國之
聲天下不久相殺將盡然竟如其言何哉夫由其粗者
而觀數之已成者雖不可改事之必然者亦不可變固
未有凶聲而應善政美德而召乖音者也隋文弑君竊
國影響報效理不徒然鄙詐朋淫聚而富貴宜其不見
輿薪而寶常特以技通之爾雖然數與事相為低昂其

平定言言 卷三十六 四
間甚微聖智猶不能辨舜所以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
其治亂以驗所行有象之道參於無形執契而舉莫能
先後此又非寶常區、技術之工所能測也

仁壽元年減國子學生止留七十人太學四門州縣學
並廢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矣豈不駭
動雖有諫者皆不聽史臣以為其暮年精華銷竭致然
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
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
至三年七月下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雖求傳巖莫

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於長夜抱閔於
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
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者亦未必然蓋其心實
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使材者必由學
舜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
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堰以成教之無本而不
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遺詔言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可見前此人主不常見羣
臣也史亦言每日一臨朝夫以和樂之道御其臣日一

見之可也殺戮行殿庭使之凜不自保可乎

煬帝以巡遊亡天下周昭穆秦始皇漢武帝禍皆坐此
然則人主不可輕出審矣孟子乃載晏子告齊景公事
王通則謂兵衛少徵求寡可以數行夫皆無求於民則
安得自扶而行皆使民有求於己則諸侯有司安用之
書稱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使其果後已而先人致其
所利去其所患則裔夷窮髮之民皆延頸而望之而況
於中國乎不然則令未出於戶庭而害已形於天下矣
隋文篡周恐羣情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造作而進者

不可勝計仁壽元年祠南郊具前後符瑞數十百事於
祝板王莽且死猶隨斗柄而坐与此蓋無異情也此雖
下愚小人無不能言昧心則速禍欺天則受罰蓋懼其
非純者必與天為二故也今行偽於天而又挽天以自
同既挾天以欺人而又謂天為可欺下愚小人之不若
何耶

梁禮雩不為常祀四月後旱則以七事祈雨一理冤獄
失職者二振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
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

作郡國則五事同時並行為國命之通塞者莫如政為人命之通塞者莫如食至是足以有變矣此亦制禮之善也魯欲焚巫尪臧文仲以為當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至檀弓又言徙市而董仲舒乃修閉縱陰陽之術自以行之一國無不得所欲蓋雖儒者號知經及其施之於用則達禮而通政者少矣

煬帝在榆林以古禮行狩在薊城用宜社類祭祖禡無不備舉遠發眾軍伐遼親授節度亘一千四十里可謂盛矣哉古人之於兵嚴始所以慎終也其出之部分先

後不可亂所以為戰之坐作進退不可犯也若始而整
終而潰則奚用矣夫教兵行師置陣安營自昔皆以為
甚難司馬懿按行諸葛亮營壘處所歎其天下奇材然
勝負尚不在此誠得其大可以兼其細矣不然則昆陽
肥水安得以寡勝眾乎

後魏天興儀曹郎董謚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
孝文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猶未能正熙
平九年明帝令崔光元延明崔瓚更造車服自後條章
漸備北齊之後咸取用焉夷狄之始自應缺略其後制

度備而國已敗亡古人論禮之興廢而國存亡不在焉
以為為國而無禮不如亡此非不及存亡之論也李德
林嘗言周魏輿輦乘非制請皆廢毀開皇三年既更造九
年平陳後又不用十四年又更制其後又言太和更造
衣冠熙平元憚定五時朝服是北方輿服能變夷從華
皆本於孝文故王通謂太和之政近雅通知其近雅而
不知其近亡也禮雖不以存亡為限然未有禮有而亡
者若戰國秦漢以後當論其所以存亡而已不責禮之
興廢使如孝文者而以禮許之則是禮為取亡之具而

聖賢不貴矣

館

煬帝大業二年始制軒冕大備文物之盛冠於今古三年突厥染干見而慕之請襲冠帶而牛宏何稠等皆受厚賞及師旅旋興則前日已定者皆棄不用而羣臣戎服袴褶反效胡人矣孔子歎禹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賈誼謂文帝自衣皂綈而庶人牆屋被文繡蓋必有所屈而後有所伸文質兼舉自古聖賢難之煬帝不足道也

梁武帝著鍾律緯論主京房學言班固夾鍾中呂過於

無調鄭元有升陽而無降陽且自制四器名之為通轉
推月氣悉無差忒旋相得中臣下莫得措意可謂精且
能矣君明樂官不明樂音後世之論也由舜之言人主
必知樂而後可以致治武帝知樂矣不足以致治而反
至於亡者以樂為技而不以樂為道故也使其以樂為
道則先之以音而知其所以為治先之以治而知其所以
為音均和齊中物各氣應而夔龍之功可復見也雖
然聖人猶畏之故禹戒以無若丹朱傲而梁既廢牲牢
則但為五音相和引而無復月律其率情背理如此信

禹所謂傲者宜其終於殺身亡國哉

周武帝園邱降神辭王城七里通天臺紫微斜照影徘徊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整轉鈞陳開雖非雅頌之詞亦後世佳語也

圖

鄭譯所言蘇祇婆七調五旦與中國七聲五均合譯雖輕狡小夫然音律乃天地之正理固無華夷之間使誠知之不可掩也而何晏以儒自命至其隔礙不通自為胡越則人心之可畏如此而牛宏識不逮理又相與附益之曾夷狄之不若矣

三龜茲新變聲隋文帝以為不祥言公等家自有風俗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其言是也孔子稱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上之所好者正風俗自然移改矣然隋之羣臣其智又不能及其君所以然者其臣無不苟於利祿俛仰操竊之餘其所得者固將以克其一時耳目之所徇而止耳豈此十數語所能救哉

百戲始於齊武成習於周天元盛極於隋煬帝自是以為常行唐高祖初以五月即位而太常借民裙襦充伎衣擬端午日玄武門觀戲孫伏伽所諫者也

毛爽蔡子元等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
初入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
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
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應有早晚飛有多少其差忒而
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固使之也古人
所以貴於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
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
者又安能測之其效止於能飛能應而已扣之愈急則
其說愈謬矣且使尺稍下而能悉飛則安取人道子律

寄母而應殊則是應律而非應氣也

因隋志略諸代尺十五等異同之說杜夔尺長荀勗尺下及近世以律生尺之論夫律之清濁度之長短量之多少衡之輕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然者而所以為律度量衡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以律生度量衡起於漢人古蓋無有昔之聖賢能和均四物使之相通而不相害則有之矣若必以為從律而生而以黍起律黍之地產不定肥瘠大小不齊執一異以廢眾同則樂之興無日矣

歷自李業興後周有甄鸞隋有馬顯張賓張胄玄劉焯
焯為胄玄袁充所排而術家服其精然方其時君蔽臣
諂往往誣天席寵以售其術如歷差日長之類固不足
憑而焯為儒者乃与之較是非耶自太初歷以來數十
家其術多在按書先言歷象日月星辰後列其驗上世
歷術既不存而以律及易大衍春秋為本起者皆出於
後人私智鑿空務新一時之耳目於術非能有損益也
蓋天宣夜既皆折而歸於渾天獨焯欲立術改正舊渾
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

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北^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
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
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
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使時行其說或得新義可以
補前人之未至也蓋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於以空言
測古人所以置義和於四方之極豈固欲以地準天以
實定虛耶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
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而有

光月果無光安用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後成色
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易云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必若月不能自明而待日以為明
使孔子之論亦如此則月不得言久照矣數術之士昧
理而迷源學者不能知其淺深反以為窮理之極致遂
至乖異於道體甚有害

隋志所載雜占氣候詳於司馬遷所記蓋後人又推言
之也其言天子氣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矣唐虞三
代言其德而不言其氣然則光被四表者文士之虛稱

習學言言 卷三十一
也有氣而無德將為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天文五行志凡星文之變五行之異五代事皆具南北
之間可參而觀也寶誌陶宏景當時號達者陸法和已
下矣然所歌詠皆驗列禦寇謂壺邱子示巫咸以太沖
莫勝故自失而走禦寇不為有道而其言已如此余嘗
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數之未竟墮術士之口
若聖人御世則彼烏得而識之

自晉至梁陳都畿民皆為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
之類皆無課役佃穀与大家量分自四十戶至五戶止

既役其力又食其租按司馬元顯傳稱王公以下日廩
七升而范甯亦言起廨舍割兵仗之弊蓋雖賦祿少而
得占多比後世自為優也志又言魏晉二十一帝宋齊
十五主雖用度有眾寡賦祿有輕重大抵不能傾人產
業然則取於民不厚而其臣足以自完未可謂非善法
也貨利之柄上失之而私於下猶未有害王莽謂漢常
有更賦疲癯咸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欲盡收於上故
不旋踵而大亂以亡後世為國多有此等議論以此知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須作三兩段看方明古人之意不

然反為後人患矣

魏至高歡方收鹽利宇文泰亦置掌鹽然關市印沽之
稅乃顏之推鄧長顓於北齊垂亡時所立而隋初罷酒
坊通鹽池鹽井與民共之然則極後世第一好議論曾
未足以望前世之十一而不知求其故也

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蓋其君驕癡甚矣然尚如此
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令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
田不在官久矣往事無復論然遂以為皆不當在官必
以民自買為正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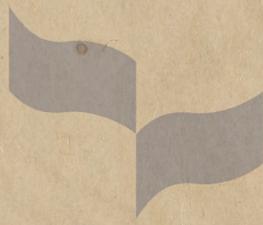
隋文以儉致富百姓給復免租與漢文景同蓋時無耗
散雖欲斂之而不可不必三代仁義之主而後能也財
貨盡斂於上卻散於下雖前代衰亂蓋無此法斂即無
散散則不斂矣及本朝承唐之弊以斂為散以散為斂
故取之最苛而民猶未潰以為不得不然也然赦極不
變上無以自寬斂散不相容如馬馳不得息弓鼓不得
止終必歸於大亂而後已爾

自高祖等上齊律當時稱其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而齊
人多曉法律者至高祖造隋律蘇威牛弘再定然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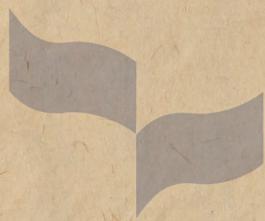
於齊也由唐及今雖有增損然皆出於隋也子產鑄刑
書叔向非之而曰吾以救世今觀律文與事情輕重相
稱況子產尤為精當言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
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法無不苛推而至於
堯舜湯武君臣各躬行以靖民而法自為無用則叔向
所謂不為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
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有己而忘人做下樣子令其
不可回轉如子產是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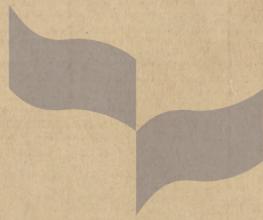
金匱華世芳
鎮江姚錫光同校
江陰曹佳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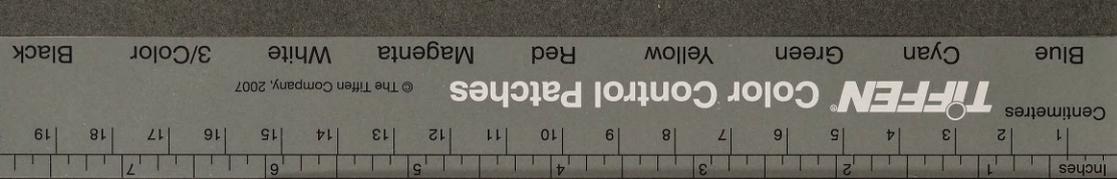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 018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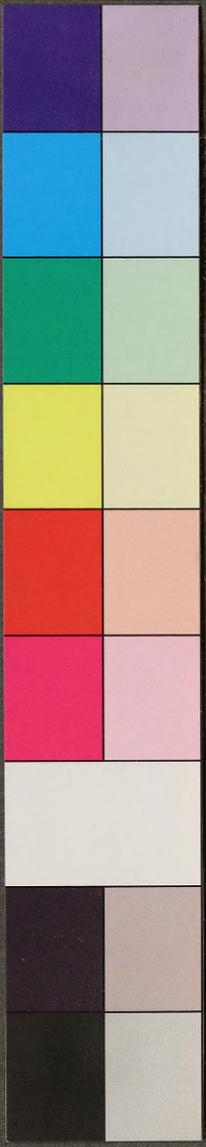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